



## 秋日栾花里的小释怀

□ 赵妹

不知从哪天起,初秋的雨便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。雨丝不算密,仍带着一股闷热的黏腻,把夏日的最后一丝焦躁,都浸润在了湿漉漉的空气里。窗外的梧桐叶上还残留着盛夏的深绿,被雨一淋,还是那么精神抖擞!然而,我却不喜欢这样的时刻,空气里那股挥之不去的暑气,就这样裹着雨雾,黏在皮肤上让人闷得慌。

这雨落在琵琶路的栾树上,更是添了几分恼人的思绪。那些细碎的黄色的栾花像收到什么号令似的,铺天盖地往下落,铺满了整条街,远远望去像是铺了层金黄的地毯。可这“地毯”半点不让人欢喜——雨丝裹着发潮发黏的花瓣粘在来往行人的鞋底,走一步,带几片,偶尔还会发出“咕叽咕叽”的闷响,一不小心裤脚边、裙摆上就蹭上了黄黄的印子,怎么拍也拍不掉。

我和儿子撑着伞走在这样的“地毯”上,枝头没落下的花瓣便连带着雨水往下飘。有的落在伞面上,积成一小堆一小堆湿哒哒的黄色,仿佛随意泼洒的劣质水粉,在伞檐挂成滴滴答答的“黄色雨帘”;有的一不小心就飘进了衣领,凉丝丝的粘在脖子上,伸手一摸,满手都是黏糊糊的花瓣碎末;有的则直直落在我俩的鞋面上,甩也甩不出去,惹得我一顿抱怨。每次从这路过,回来都要先在地垫上使劲地蹭蹭鞋底,而那些花瓣却像长了吸盘似的,牢牢地粘在橡胶纹路里。我拎着沾着“黄渍”的鞋往阳台上走,心里又气又无奈——这琵琶路的栾花,美是美,可沾了雨就成了甩不掉的小麻烦、我无形中的一项小家务。

当然,最令我厌烦的便是停在这路边的车子。不过一两个小时的时间,车身便铺满了一层湿漉漉的栾花。淡黄色的花瓣粘在车窗上,像给玻璃随意贴了花黄一样;车顶上更是厚厚一层,如果不在开车前清理下,这些湿哒哒的花瓣便顺势而下,粘在挡风玻璃上、贴在车窗上。更有甚者,它们随着风滑落到前盖的缝隙里,你是无法一下子就清理干净。

无奈的我,只好硬着头皮发动车子,这下便给了黏糊糊的花瓣们落下的借口。雨珠裹着花瓣顺着车窗肆意地往下流,在车身上划出一道道黄印,风一吹,没粘牢的花瓣便乘机钻进车门的缝隙里,一开窗就发出“沙沙”的摩擦声,仿佛是他们向我宣告胜利的声音。如果你此时想要用雨刷来赶走它们就大错特错了,雨刷刚一摆动,就把玻璃上的花瓣卷成了一长条黄乎乎的“泥絮”,不仅没有把玻璃

擦干净,反而留下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痕迹。最恼人的就是雨刷的橡胶上被它们牢牢地占领着,刮下一道弧线,在玻璃上安然地描绘着属于它们的“彩虹”。一路上我跟着花瓣生着闷气,好是烦躁。

我曾在栾树下碰见几个“志同道合”的人,大家边抱怨边拿湿巾纸擦着玻璃,丝毫欣赏不来这些黏糊糊的栾花,更理解不了史铁生笔下的栾花之奇妙、震撼、绚烂的一生。那句“一树栾花,便是一场盛大的秋天”的意境,我也始终不能与之共鸣。所以,原本惬意的初秋时节,因为这栾花搅得我总是徒增悲秋。有时看着别人朋友圈里晒的栾花美景和秋日限定的浪漫文案,我还可以多停留几秒,但意境终究抵挡不了现实的残酷,对于栾花我始终无法释怀。

然而,我的儿子却完全不一样。每次走在这样的“地毯”上,他总像发现宝藏似的,让细碎的花瓣随意地落在自己的小肩膀上,还一脸开心地仰着脑袋喊我:“妈妈,妈妈你看,我戴了黄色的小花冠啦!”的确,他是一点也不嫌弃花瓣粘鞋、贴在脑门上的感觉,反而故意地在“地毯”上跺脚,溅得栾花伴着水珠四处飞散。他攥着小拳头,小脸蛋绷得紧紧的,来了一段特有的招式,那开心的神情好像自己就是威风凛凛的奥特曼,那些栾花分明就是被他打败的“黄色小怪兽”。没等我反应过来,他就拉起我的手要我陪他踩“地毯”,于是那栾花铺着的石板砖上留下了两双一大一小的脚印,乍一看还蛮有趣的。

“妈妈你看!”儿子突然举着一片沾着雨珠的花瓣对我说,“这是栾花送给我的小旗子!”说着就把花瓣往我发间插。我刚要嫌弃地说“太脏了”,可看到他亮晶晶的眼睛,话到嘴边还是无奈地变成了“真好看”。风裹着栾花的淡淡香气从我们身旁掠过,枝头的栾花又簌簌地落下了,有的居然就这样放肆地落在我们的头上。我正准备伸手帮他摘下来,他却猛地一歪头,踮着脚蹦了两步:“别摘别摘,这可是秋天送给我的小礼物呢!”看着他星星般的眼睛,我忽然发现,那些让我烦躁的黏糊糊的栾花,在孩子眼里也能是好玩的玩具。

一天早上,顺路送儿子去上学,我照例拿起鸡毛掸先给车身一顿狂扫。没想到,儿子在旁边大喊:“妈妈,你别扫到地上,你把花瓣全部给我。”我一脸嫌弃地说:“这黏糊糊的,有啥好玩的!赶紧上车。记得上车前把脚多踩几下,不要把车上弄得全是花瓣碎。”可他

哪管这些啊,兴奋地用小手捧起一把花瓣,喊着:“妈妈,我要洒黄金雨啦!”话音刚落,他就张开手轻轻一扬,细碎的栾花伴着晶莹的露珠从他的掌心飘落,有的落在我的裙摆上,有的落在他的脚尖上,还有几片慢悠悠地飘进了车窗……阳光刚好从栾树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给黄色的花瓣镀上了一层浅浅的金光,真的像一场小小的“黄金雨”。我举着鸡毛掸站在原地,看着他踮着脚一次又一次地从车身上捧起花瓣扬向空中,脸上满是雀跃的神情。忽然想起自己抱怨花瓣粘车的模样,我便不再催他上车了,反而轻声说:“慢点撒,别弄到衣服上就好。”儿子一听,眼睛亮了亮,抬头冲我笑着说:“妈妈,你也觉得好看对不对?”我只好配合地点了点头,看着漫天飞舞的“黄金雨”,猛然觉得这些让我烦躁的黏腻,此刻都变成了藏在晨光里的小美好……

于是,不知从何时起,我对栾花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。对于窗棂间无意飘进来的栾花,我不再厌烦地一扫而过,而是细心地从挑选出完整的花瓣送给儿子,让他印刻在小绘本里。甚至在阳光满地时,我会带着儿子特意绕到栾树下,张开双臂轻轻抱住栾树的枝干,用力晃动,让细碎的精灵自由散落。没一会儿,我们的脚边就积起了一层薄薄的“黄金毯”。看着他兴奋地在花瓣雨中转圈,我也忍不住伸手去迎接这一树的绚烂。阳光洒落在花瓣上,也洒在我俩欢笑的身影上,这一刻,我彻底抛开了曾经对栾花的厌烦,只觉得满心都是被填满的柔软。可以确定的是,这份柔软、这份惊喜一定是我的儿子带着我发现的。所以,我也破天荒地发了条他在栾树下仰望天空的朋友圈,被他摆成各种形状的栾花成为这个秋日限定的浪漫。一阵风吹来,吹散了石板砖上的栾花图,那些金黄的细碎的黄花打着旋儿飘向四周,有的跟着行人的脚步回家了;有的落在蹒跚走过的老人的布兜里;还有几片仍留恋着栾树妈妈的怀抱,始终贴着树根……我跟在儿子身后,穿梭在阳光和黄花之间,享受着这份秋日的温柔碎片。恍惚间,我才明白,史铁生笔下“一树栾花,便是一场盛大的秋天”是什么模样。原来,不是我不懂栾花的美,而是从前的我,总用成人的眼光盯着“麻烦”,忘了像孩子一样,用好奇和欢喜去拥抱眼前的风景。所以,我感激我的儿子,感激他用孩子的童真,为我打开了这扇通往初秋浪漫的小窗。

接下来,我将张开双臂,像孩子一样迎接这初秋栾花里最温柔的小浪漫!哪怕多刷几次鞋子,多洗几次车……我也是愿意的!毕竟史铁生先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写道:“大树下,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,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,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。”自是有他的欢喜的。

## 秋天的收获

□ 夏俊山

秋天迈着轻盈的脚步,带着成熟的气息,正走向季节深处。大地上,一片金黄色开始蔓延开来,是农田里的稻谷在演奏秋天的旋律;农家小院里,柿子树挂起了高高低低的红灯笼,像在激动地欢庆秋天的到来;只有河畔的芦苇晃着一头白发,似乎在感慨:除了变老,我有果实吗?

秋天,落叶是生命的轮回,让我们明白生命的宝贵;果实是辛勤付出的结果,让我们明白付出与收获的关系。漫步村里村外,秋景映入眼帘,思绪就像空中的鸟儿,展开了翅膀在飞翔。我想到了人生:如果说,青春少年像生机勃勃的春天,步入中年是走进了火热的夏天,如今,我退休了,该是在人生的秋天吧?我的人生是像农田里的稻谷、小院里的柿子树,还是像河畔的芦苇?我有什么样的收获?是像稻谷一样是金色的,还是像柿子一样是甜蜜的?我怎么觉得自己就像芦苇,收获的只是满头白发?

记得中学毕业后回到生产队。秋天,一大早,我就来到农田里,妇女们挥着镰刀割稻,我跟在她们身后挑稻把。嗅着秋日庄稼散发出的独特芬芳,我满身是汗,却不觉得疲惫。播种时的希望变成了田野里的金色,谁不欣欣然惬意满怀呢!劳动的间隙,我虽然很累,很想啥也不干,但还是没有丢开书本,忙里偷闲看上几页。短短两年过去,传来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,我报名后考上了。

参加工作后,教书、结婚、生子,整天应付各种琐事,生活一直像是在转圈圈,几十年一晃而过,我好像忘了迈步,人生一直在原点,直到退休,直到进入人生的秋天。大学同学聚会,我们再次相聚在美丽的瘦西湖畔。把酒话当年,有同学背出了毕业时赵继武教授写给我们的《赠别》:“宝刀金刀此着鞭,青春作伴拓新天。他年相会青云上,记取扬州锦绣年!”如今,30多年过去,同窗中,有人成了国家级出版社的老总,有人是社科院著作等身的研究员,有人是大学的博导、教授。此时相聚,他们可以说“相会青云上”,因为他们在人生的秋天,都有了沉甸甸的收获。而我,始终在中学教书,在“一线”耕耘,我的收获在哪里?

秋天,迈着特有的脚步走来了。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收获季节,但是,如果只有一些小小的果实,甚至没有果实呢?看看那河滩上的芦苇吧,虽然满头白发,依然腰杆笔直,并没有佝偻在苍凉的水边,哀叹逝水流年。芦苇难道只意味着秋风瑟瑟、萧条飘零?不,生命不同,收获不同,要看它生活的环境,所处的位置,它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。芦苇也自有芦苇的用处。

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呈现方式,人其实也一样。如果活不出稻谷的金色,活不出柿子的甜蜜蜜,那就让我活成一株挺拔的芦苇吧!

## 割芝麻

□ 陈秀珍

浅秋的风裹着几分干爽,开车路过田边时,一片芝麻地蓦然映入眼帘。芝麻苞还裹着青壳,凑近了才见壳泛着似有似无的枯色,不是全枯时那般深重,倒像憋着劲的孩子,只等最后几日把籽粒养得更饱满。

没人催促它们。芝麻叶一日日地黄透,籽粒在壳里静静沉淀,不起进度,只顺着时令行走。斜斜的秋阳铺洒下来,田间的光影越拉越长,青壳也悄悄绽开小口,仿佛在说:是时候了,带我回家吧。

半人高的芝麻地里,一对老夫妻正不紧不慢地忙碌。老爷子弯腰,双手捋去芝麻秆上的黄叶;老太太跟在他身后,低着头,右手握镰,一弓一弓地朝前,一刀一刀割下拇指粗的芝麻秆。动作不算快,却稳当有序。割下的芝麻秆,他们用花花绿绿的旧布条上下扎两道,每十株扎成一把。待积成一大捆,便缓缓抱到田埂上,头朝里,根朝外,整齐码放进三轮车里。再一趟一趟拖回家,整齐地斜竖在山墙下晾着。

等太阳把芝麻秆晒得干脆,壳也裂得更大了些,老两口就搬来小板凳坐在廊下风口处。老爷子左手一把,右手一把,将芝麻秆倒过来轻轻对敲。“沙啦啦——”饱满的芝麻粒应声落进铺好的花油布上,油黑亮亮的,泛着秋收的甜香。老太太的蓝布围裙兜里总揣着几根布条,见老头芝麻堆敲得矮下去,便弯腰随手递送过来。油布上积了层芝麻叶时,她就用皴裂的手掌扒拉。当有芝麻粒蹦到她皱纹里,她也不擦,只眯眼笑出缺牙。老两口汗水中的嘴角上扬,那丰收的喜悦溢满白发下的脸颊。

## 秋风起,山芋香

□ 李志杰

能当饱。最常吃的是煮山芋,一煮就是小半锅。炕山芋更是香气扑鼻。用老锅灶烧饭,风箱嘎吱嘎吱地拉,红彤彤的火苗舔着锅底。烧完饭,灶膛里铺满草木灰,火星点点,犹如满天繁星。取几个中等大的山芋埋进灶膛,利用余热炕山芋,大概晚饭前山芋就能炕熟。心急的总要不时扒拉着看,用灰扒儿扒出,由左手扔到右手,再由右手扔到左手,一边用嘴呼呼地吹气,剥开焦黑的皮,露出松松软软的红瓤,丝丝缕缕,热气腾腾。炕山芋散发的独特的香甜气味,是儿时经典的味道。

那时的人家经常晒山芋干。将山芋洗净,

晾干,切片,铺在竹匾里,放在阳光下晾晒。晒干的山芋片呈白色,嚼着费劲,很香甜。糝儿粥锅里掺一些山芋干,也是极好的早饭。山芋可以做饼。将山芋刨丝,与面粉和水搅拌均匀,掺以油盐、蒜叶,做成面饼摊在油锅里煎熟。山芋饼,色泽金黄,香甜可口。

那时的女孩子喜欢将山芋藤撕成一串项链的形状,挂在耳朵上,摇摇晃晃,能臭美半天。山芋藤也能做菜,将皮儿撕净,只剩下青翠的嫩茎,与红辣椒一起炒,脆嫩,清香,爽口。

如今,山芋成了健康饮食的宠儿,甚至登上大酒店的宴席。但在我心中,它永远是那片田野里的朴素滋味,是父亲钉耙下的丰收喜悦,是灶膛里炕熟的香甜。秋风起,山芋香,香了岁月,香了童年,香成了心底永恒的多愁。

“泡沫网套,水果摊上多的是,勤快点就能搜罗来,清洗干净就能用。”

“这可算是你的独家发明了,不简单呐。”听到我的夸赞,李大妈十分开心:“这算啥呀。像这样的小妙招,我可多着呢。”

我不禁仔细打量起李大妈。她六十来岁年纪,头发花白,脸色黝黑,双手粗糙,常年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。然而她动作麻利,神情轻松,眼睛明亮,透着智慧的光芒。我说:“大妈,我觉得你最大的智慧在于人勤劳、厚道。”

“啥,勤劳也算智慧?勤劳难道不是做人的本分吗?哪有不劳动就想有收获的道理呢?做人更要厚道。厚道,人才能走得长远。”我捧着套上隔热网套的煎饼离去,李大妈热情的话语还在身后传来。

## 卖煎饼的李大妈

□ 陈维忠

“孩子,不能再穿短袖校服啦。一场秋雨一场凉啊,当心感冒。”

说话间,煎饼做好了,热气腾腾。那男生伸手准备去接。“别急,我给你套上这个。”李大妈从旁边的方便袋里抽出一个泡沫网套,就是那种常用来包裹水果的网套。煎饼仿佛穿上了一层隔热衣,男生稳稳地抓在手中,张大嘴巴咬了一大口:“香,脆,一点也不烫手!谢谢奶奶!”

“噢,你这个办法挺不错,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你是怎么想到的呀?”

今日来得早,李大妈的煎饼摊尚未忙碌起来。平日里,她的摊前总是围着一大群人。她做的煎饼味道鲜美、品质纯正,我女儿最爱吃。昨日女儿刚从外地归来,晚上便跟我说想吃李大妈的煎饼。

一名中学男生匆匆忙忙地跑到摊前,气喘吁吁地说:“奶奶,快,来一个煎饼,外加……”

“晓得,晓得。外加一根香肠、一个鸡脯。老规矩嘛!奶奶记着呢。”李大妈一边说着,手上的动作也没停,还转头看向我,“真对不起您了,请您稍等片刻,先给他做,上学的孩子时间紧张,又辛苦。不会耽误您吧?”我赶忙摇头:“不耽误,不耽误。”

一阵秋风吹过,卷起地上的落叶。昨夜刚下过一场雨,嗖嗖的秋风带着明显的凉意。那男生转身躲避寒风,缩了缩脖子。